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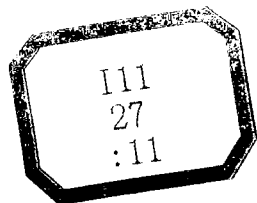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远方出版社



# 小酒店

(法) 左拉



# 小 酒 店

(法)左拉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80595-616-2

I.世… II.韩 III.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小酒店》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616-2/I·251 定价:678.00 元

# 目 录

|             |         |
|-------------|---------|
| 第 一 章 ..... | ( 1 )   |
| 第 二 章 ..... | ( 31 )  |
| 第 三 章 ..... | ( 59 )  |
| 第 四 章 ..... | ( 91 )  |
| 第 五 章 ..... | ( 119 ) |
| 第 六 章 ..... | ( 151 ) |
| 第 七 章 ..... | ( 183 ) |
| 第 八 章 ..... | ( 223 ) |
| 第 九 章 ..... | ( 260 ) |
| 第 十 章 ..... | ( 301 ) |
| 第十一章 .....  | ( 341 ) |
| 第十二章 .....  | ( 383 ) |
| 第十三章 .....  | ( 415 ) |

## 第 一 章

已经是午夜过后2点了，热尔韦斯还在等着朗蒂埃。她穿着短上衣，在窗口的冷风中立了很长时间，浑身发抖，然后在床上横倒着打瞌睡，焦躁不安，满脸都是泪痕。一个星期以来，每当他们从“两头牛餐馆”吃过饭出来，他就让她和孩子们一起回去睡觉，他则直到深夜才回来，说是在找工作。这天晚上，她在窗口站着窥视着他回来时，好象看见他走进了大阳台舞场，灯光那里十个明亮的窗口射出照着在外面漆的林荫大道上。她又仿佛看见，与他们同在一家餐馆吃饭的长得娇小玲珑的整光工阿代尔尾随着他，与他只有五六步远的距离，她的胳膊摇摆着，好像她不想在门前的强光下与他一起进门，也许她刚才正挽着他的手臂。

大约早晨5点钟的时候，热尔韦斯醒来，浑身僵硬，腰酸背痛，放声呜咽起来。朗蒂埃没有回来。在外边过夜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她坐在床沿上，头顶是在天花板上用绳子吊着的褪了色的破旧的印花布床幔。她泪眼婆娑地慢慢环视了一下寒伦的卧室，里面只有一张缺了一个抽屉的核桃木五斗柜，三把铺着麦秸垫的椅子，一张油腻的小桌子，上面放一个有缺口的水壶。孩子们在一张横在五斗柜前的铁床上睡着，占了房间三分之二的地面。热尔韦斯和朗蒂埃共用的箱子敞开在房角里，里面除了一些肮脏的衬衣，袜子和压在下面的一顶旧男帽，空荡荡的；墙边的椅背上搭着一条破了洞的披肩，一条沾满泥的裤子，这些东西连旧衣商都不肯要。壁炉中央两个极不相称的锌烛台之间，有一沓

粉红色当票。这个房间算是这家旅馆里最好的了，在二楼，而且窗子面向林荫大道。

两个孩子的脑袋挤在同一个枕头，并排睡得正香。8岁的克洛德，两只小手伸在被子外面，呼吸缓慢，而仅有4岁的埃蒂纳一只胳膊搂住哥哥的脖子，熟睡着的小脸满是笑意。他们的母亲泪水汪汪地瞧着他们，又哽咽了一会儿，她用手帕把嘴捂着，堵住呜咽声。她的脚是光着的，忘了穿上从脚上掉下来的拖鞋，又走到窗前向外望着，又像夜里那样等待丈夫，远远望着人行道，用眼睛搜寻着。

这家旅店位于教堂大街，右边是贩鱼街。旅店共有3层，房子很破旧，墙的颜色是酒糟红褐色，一直涂到3楼，由于风雨的侵蚀百叶窗已经腐朽了。门前有一个吊着的星形玻璃灯，灯上面的两窗之间可看到招牌上写着黄色粗体字：“善心旅馆，店主：马苏利埃”，由于石灰墙发霉，有些字迹已经剥落。热尔韦斯用手帕捂着嘴，她的视线被吊着的玻璃灯挡住了，所以她掂起脚尖。她向右边望去，那里是罗什舒阿大街，一群群围裙上带鱼的屠夫们，在各自的屠宰场门前站着；腥臭气随着清冷的风扑面而来，这气味来自被奢宰的牲畜。热尔韦斯又往左看看，瞥了一眼长带状的街道，目光装定聚在几乎是正对面的正在修建的白色拉里布瓦西埃医院上。她又慢慢地向入市税征收处的墙上望去；她有时夜里听到被暗杀人的叫声从这面墙后传出来；她拿眼睛搜索偏僻的或昏暗的角落，仔细地在又潮又湿的垃圾堆里寻找，生怕朗蒂埃肚子上被捅了刀的尸体躺在那儿。她抬起头，往围绕市区的长长的灰墙之外的僻静环形地带望去时，看到了一股强光，太阳的光束已经充满了清晨中的喧嚣的巴黎。可是，她又把目光转向贩鱼街，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痴痴呆呆地望着来自蒙巴特尔和教堂街的税务所两座矮房中间穿行的车水马龙。有时人流与畜群会

因堵塞而突然停顿下来，涌上人行道；还有长队的上班的工人，他们肩扛工具，胳膊下夹着面包；嘈杂的人群越来越多，不断地在巴黎的汪洋中淹没。突然热尔韦斯自以为在嘈杂的人群中看到了朗蒂埃，她的身子更加往前倾了，险些坠下楼来。然后她更用力地把手帕贴在嘴上，好像要把她的痛苦堵在心里。

一个年轻人的快活声音传来，她便离开窗口。

“老板没在家，朗蒂埃太太？”

“是的，古波先生，”她试图微笑着回答。

此人是个白铁工，他的房间在顶楼，价钱为 10 法郎。他肩上挎着工具包，因为发现钥匙在门上，就如同朋友一样走了进来。

“你知道，”他接着说，“现在，我就在那家医院干活……嗨！五月多么美啊！不过今天早上倒是冷飕飕的。”

他望着热尔韦斯哭红的脸。他看见床上没有打开的被褥，便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他走到孩子们的床边，两个孩子仍然睡得很熟，脸鲜红得像可爱的天使一样。他压低声音说：

“喂！老板过分了点儿，是吗？……别生气，朗蒂埃太太。他对政治很关心；那天大家选举那个好心的欧仁·苏时，他激动得像是发了疯。昨天夜里他很可能同朋友们在一起咒骂无耻的波拿巴。”

“不，不，”她吃力地低声说，“并不如同你想的那样。我知道朗蒂埃在哪儿……我们都是世人，都有内心的苦处，我的上帝！”

古波眨了眨眼睛，表示他不相信她的谎话。他临走前还说，如果她不想出去，他愿意去为她买牛奶。她是个善良美丽的妇人，她有困难时可以去找他。在他离开之后，热尔韦斯又来到窗口观望。

在栅栏巷，人畜仍成群地拥挤在清晨的冷空气中。有穿着蓝色短工作服的锁匠、有穿着白色工装裤的泥水匠、还有内穿长工作服、外罩短大衣的油漆匠。从远处看去，这些人像模糊不清的灰泥色，一种中间色调，比较显眼的只有褪色的淡蓝和肮脏的黑色较显眼。不时有一个工人停下来点燃烟斗，与他同行的人仍继续赶路，没有笑一笑，也没有打声招呼。他们紧绷着土灰色的面孔往巴黎走去。贩鱼市郊街道像巴黎的大嘴，将他们一个又一个吞进肚子里。然而，有两个酒店各在鱼市街两边的街角，两个酒商正在门口打开排门；从这里经过的人便放慢了脚步，在没进酒店之前，先停在人行道上，斜着眼望望巴黎，双臂松软地向下垂着，已经算是从闲逛的一天中得到了好处。柜台前一群人争着买酒自己喝，忘乎所以地站在那里，他们把店堂挤满了，一边咳嗽、吐痰，一边伸长脖子一杯又一杯地无休止地喝着。

热尔韦斯窥视着街道左边的科隆布老爹的酒店，她估计朗蒂埃会出现在那里，突然一个没戴帽子，系着围裙的胖女人在人行道上跟她打招呼。

“喂，朗蒂埃太太，你起得好早啊！”

热尔韦斯欠身望了一下。

“哦！是你呀，博什太太！……唉！我今天要做一大堆事情呢！”

“嗯，事情总是要靠人干出来，难道不是吗？”

一个站在二楼窗口，一个立在人行道上，两人开始聊起天来。博什太太是这家旅店的看门人，双牛头餐馆就在旅店的底层。好多次，热尔韦斯就在博什太太的门房里等待朗蒂埃，以避免单独同那些吃饭的男人们同坐在一张桌边。博什太太说，她要去很近的卖炭街，趁一位职员还没起来就把他的礼服拿来，好让她丈夫来补。然后她又说，昨天晚上这里的一个房客带个女人回

来，一直闹到凌晨三点，搅得大家都没睡好。不过，她一面不停地唠叨着，一面很好奇地审视着少妇，好像她来到那儿的窗下只是想知道点什么。

“朗蒂埃先生还没起床吗？”她突然问道。

“是的，他还睡着呢。”热尔韦斯禁不住涨红脸说。

博什太太看着涌出泪水的热尔韦斯，大概心满意足了，便大骂男人是懒鬼，同时离开了，之后他又突然扭头喊了一声：

“今天上午你不是要去洗衣场吗？……我也要去洗点儿东西，我帮你在旁边占个位置，我们闲聊一会儿。”

接着，她突然怜悯地说：

“我可怜的小姑娘，你最好不要在窗口站着等了，你会生病的……你的脸都冻青了。”

热尔韦斯又在窗前固执地等了难挨的两个小时，一直等到8点。这时各个铺面的门都开了，二人的洪流从蒙马特尔高地涌下来后停止了，只有少数迟到的人大步跨过巴黎城门。在酒店里，那些人仍站在那里，继续饮酒，咳嗽，吐痰。继男工之后，进城的是女工，有整光女人、制帽女工，还有卖花女；她们穿着单薄的紧身衣，沿着林荫大道快步走着，三五成群，快活地交谈，小声欢笑，将明亮的目光撒向四周；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孤独的瘦削女人，面色苍白，表情严肃，她绕开垃圾堆，沿着收税所的墙往前走。接着店员们走过来了，他们不停地向手上哈气，同时一面走一面吃着一个铜子的面包；一些衣服很短的瘦削的小伙子，眼睛下垂，边走路边打瞌睡。一些小老头晃悠悠地走着，因长期坐办公室而脸色苍白，偶尔地看看手表，以便调整行走速度。后来，林荫大道上又像上午一样平静了，附近的富人在阳光下散步；孩子的母亲们不戴帽子，穿着脏兮兮的裙子，摇着怀里襁褓中的孩子，或者在沿街长凳上坐着去换襁褓；一群拖着鼻

涕的孩子跑来，衣帽凌乱，乱挤乱推，在地方翻滚着，又叫，又笑，又哭。此时，热尔韦斯心中充满了气闷、焦虑与绝望，一阵眩晕；她似乎感到一切全都结束了，时间到了尽头，朗蒂埃永远地走了。她的目光毫无目标地从又臭又黑的老屠宰场望到灰白的新医院，从一排排窗洞往里看，见病房里空荡荡的，好像死神在这里劫掠过。对面的收税所墙后的天空色彩绚丽，朝阳冉冉上升，普照着苏醒中的大巴黎，阳光使她眼花起来。

少妇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垂着双手，停止了哭泣，突然朗蒂埃不紧不慢地走进来。

“是你！是你！”她喊道，想去搂住他的脖子。

“当然是我，那又如何？”他回答，“你也许不至于那么愚蠢吧！”

他推开她，接着没好气地把黑毡帽猛扔在五斗柜上。他是个26岁的年轻人，身材短小，头发呈深褐色，面孔英俊，留着小胡子，他喜欢经常用手去卷。他身着工作装，外面套着一件污迹斑斑的蹩脚旧礼服，一口浓重的普罗旺斯口音。

热尔韦斯又在椅子上倒下来，用短句轻轻抱怨。

“我一夜没睡……以为有人对你使坏……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在什么地方过夜？我的上帝！不要再这样干了，这会令我发疯的……告诉我，奥古斯特，你到哪儿去了。”

“当然去我办事的地方！”他耸着肩膀说，“8点钟我去格拉西埃街一个朋友家，他打算办个制帽厂。在那里，我耽搁了很长时间。于是我想在那里过夜……而且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别人盘问我。让我清静一点儿！”

热尔韦斯又小声哭泣起来。叽叽呱呱的吵闹声和朗蒂埃撞翻椅子的粗暴举动，惊醒了孩子们。他们赤裸着半个身子坐起来，用小手挠头发；听到母亲的哭声，他们尖叫起来，还没睁开眼睛

就哭起来。

“啊！吵死人啦！”朗蒂埃生气地喊到，“我告诉你们，我还得出去，我！这次我真的走了……你们还不把嘴巴闭上吗？再见吧，我还是回到我来的地方。”

他已经拿起了放在五斗柜上的帽子。可是热尔韦斯连忙冲过，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

她爱抚着两个孩子，使他们止住了泪水。她吻他们的头发，她温柔地劝孩子躺下再睡。孩子们马上安静下来，头靠在枕头上笑了，一起玩耍着。而他们的父亲则连靴子也没脱，就倒在床上，看上去非常累，由于一夜没睡，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他睡不着，大大地眼着两只眼睛，环视着房内。

“这里真够干净的！”他叨咕道。

然后，他看了热尔韦斯一眼，毫无恶意地说：

“你这是再也不想收拾了？”

热尔韦斯只有 22 岁，高大的身材，看上去很瘦，虽然眉清目秀，可是已被艰难的生活拖垮了。她头发乱蓬蓬的，穿着破旧的拖鞋，白色短上衣使她冻得发抖，家具上的尘土和油污沾满了她的衣服，刚才数小时的焦虑与哭泣，使她好像老了 10 岁。朗蒂埃的话使她不再害怕与忍耐。

“你说错了，”她激动地说，“你很清楚我已经尽到力。我们落到这份上，并不是我导致的……我倒想看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间房子里，连烧开水的炉子都没有……就像你曾说过的那样，到巴黎后，不能把身上的钱都花光，应该立即创业。”

“喂！”他叫道，“和我一起把钱花光的还有你；今天你只歪排好人，那可不可以！”

可是，很显然她没有听他的话，继续说道：

“说到底，只要有勇气，我们还能翻身……昨天晚上我见到新街的洗衣妇福科尼埃太太，下个星期一她就会雇佣我。如果你去格拉西埃尔街你朋友那里干活，不到半年我们就可以翻身了，我们就可以买一些衣服，随便找个地方租间房子，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家……哦！必须干活，干活……”

朗蒂埃厌烦地把脸转向墙壁。热尔韦斯生气了。

“哦，是的，我知道，一让你干活你就呼吸都不顺畅。你雄心勃勃，想穿得衣冠楚楚，同穿着丝绸短裙的婊子去瞎逛，难道我说错了吗？自从你让我把长裙拿到旧衣店卖出去，你就认为我不够漂亮了……唉！奥古斯特，本来我不想指责你，还想等待，不过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过的夜，我看见你同阿代尔那个婊子一起进了大阳台舞场。啊！你挑选得很好啊！那婊子干净得很呢！她满有理由摆出公主的架势……她和餐馆的所有人都睡过。”

朗蒂埃忽地跳下床，他双眼发黑，脸色乌青，这个小男人气得暴跳如雷。

“是的！是的！餐馆里的所有人！”年轻女人重复道，“博什太太要赶走她和她那个傻大个姐姐，因为总有一群男人排队等在楼梯上。”

朗蒂埃举起双拳，然后把要打她的念头压下，抓住她的臂膀，用力地摇了几下，把她推倒在孩子们的床上，两个孩子又开始哭起来。他又躺下，嘴里磕磕巴巴，满脸凶相，不过对所下的决心还是有点儿犹豫：

“热尔韦斯，你不知道你刚才的所做所为所导致的后果……你错了，你等着瞧。”

两个孩子哭叫了一会儿，他们的母亲仍在床边上蜷缩着，把他们一起搂在怀里；她有单调的声音反复唠叨着一句话：

“啊！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要来人世啊！……你们

为什么要来人也……你们为什么要来人也！……”

朗蒂埃平静地躺下，眼睛睁着向上看褪了色的破床幔，他什么也不再听，考虑着他所下的决心，他这样静躺了一个小时，虽然累得眼皮沉沉的，却不想入睡。当他转过身，支住肘，把生硬而坚决的面孔扬起时，发现热尔韦斯已把房间收拾过了。她让孩子们起来，穿好夜行的衣服，盖好他们的床铺。他看见她扫了地，而且把家俱也擦了；可房间里仍是黑乎乎的，天花板被熏黑了，墙壁纸因潮湿而剥掉了；三把椅子和一张五斗柜都断了腿，油迹斑斑，很难擦掉。然后，她对着挂在窗钩上的那面他平时刮胡子用的镜子把头发梳好，当她放水来洗身子时，他好像是在看她赤裸的臂膀、赤裸的脖子和所有她所赤裸的地方，好像在心里把她和其他女人作比较，他撇了撇嘴。热尔韦斯右腿有点跛，不过，只有当她劳累过度，髋部难以支撑时，才会被人看得出来。这天上午她因一夜没有合眼而被拖垮了，所以她拖着跛腿，手扶着墙。

两人都沉默着，不说一句话。他好像在等待；她虽痛苦得难受，但却极力装出毫不在乎的神色，只是忙个不停。她把扔在箱后角落的脏衣服扎成一包时，他终于说话了，问道：

“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哪儿？”

她先是不回答，他又生气地问了一遍，她才说：

“你也许……看得很明白了，我要拿这些东西去洗……孩子们不能生活在臭屎堆里。”

他让她又把两 three 块手帕拾起，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你有钱吗？”

她一下子直起身，用眼睛盯着他，仍拿着孩子们的脏衣服。

“钱！你叫我到哪儿去弄钱？……你很清楚，前天我的黑裙里有 3 法郎。我们的两顿午饭用的都是这些钱，而且还吃了猪肉

食品，花钱很快的，真的，我是没有钱的。我只剩下四个苏用来洗衣……我可不是那些女人，竟那样去挣钱。”

他对她的影射并不在意，下了床，看了看挂在房中的几件破烂衣服，最后他把一条裤子和一条披肩拿下来，又打开五斗柜，取出一件短上衣和两件女人衬衣，卷在一起，扔给热尔韦斯：

“喂，当了这些东西吧。”

“你不想让我把孩子们也当了吧？”她问，“要是有人肯让我们将孩子典当给他，那样我们倒轻松了！”

然而，她还是去旧衣店当衣服了。她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将5法郎硬币放在壁炉台上，把当票放进两个烛台间的一堆当票之中。

朗蒂埃并没立即拿起这5法郎的钱。他真想让她换成零钱，以便留下一点儿给她家用，可是当他看到还有一点儿纸包着的火腿和一点儿面包在五斗柜上放着时，他就决然地将那枚硬币放进了背心口袋里。

“我没有去买牛奶，因为我们还欠牛奶铺子一周的奶钱没还，”热尔韦斯解释说，“但是，我会早些回来，我走后，你到楼下买些面包和烤排骨，我回来之后，我们吃午饭……再买一升酒。”

他没有说不，他们好象已和好如初了。年轻女人把脏衣服包在一起，可是她想将朗蒂埃的衬衣和袜子从箱底拿出来一起洗，他喊叫着让她留下。

“把我的东西放下，听清楚！我不愿意！”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她直起身问，“你难道想再穿这些发臭的东西？应该把它们洗干净。”

她忧心忡忡地打量着他，从他那俊美刚毅的脸上又发现了刚才的冷酷，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回心转意了。他生气了，一把

夺过她手里的衣服，又扔进箱子里。

该死的！听我一次吧！我不是对你说我不愿意吗！”

“这是为什么呢？”她苍白着脸，心里生出疑团，“你现在不需要衬衣，一会儿你又不出去……我拿去洗洗有什么关系呢？”

他迟疑了片刻，狼狈地面对着她热情的目光。

“为什么？为什么？”他磕磕巴巴地说，“当然啦，你会向别人说你养活我，你为缝缝补补。我讨厌这些！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洗衣妇们并不是给狗洗衣服的。”

她恳求他，说她从来没有对别人抱怨过他；但是，他突然把箱子关上，并且坐在上面，冲她嚷叫道：不！这是他的东西，他有权不让她动！然后，为了避开她的目光，他转身躺在床上，说是想睡一会，别再打扰他。这一次他像是真的入睡了。

犹豫了片刻，热尔韦斯想把那包脏衣服一脚踢开，坐下来缝纫。听到朗蒂埃均匀的呼吸声，她终于放心了。她拿起上次洗衣用剩下的蓝色墙白剂小球和一块肥皂，走到玩瓶塞子赌注游戏的孩子们跟前，亲亲他们，低声对他们说：

“要乖，要安静，爸爸睡着了。”

她离开卧室时，克洛德和埃蒂纳正低声笑着，半开的窗缝中射进了一缕阳光。

来到大街上后，热尔韦斯向左转走金滴路新街，经过福科尼埃太太的铺子前时，轻轻点头表示打招呼。这条街中段的右侧就是洗衣场，在这里，石头路面开始高起来。在一个平台建筑上，三个巨大的蓄水圆柱体立在那里，用锌板焊成，由大螺栓固定着，呈灰色耸立在空中。晾衣场在后面，有两层，很高，四面都是薄铁片百叶窗，可以从窗缝中看见里面晾在铜线上的衣服。蓄水圆筒的右侧有一部窄管蒸汽机喷着热气，出气粗重，但很有节奏。热尔韦斯是对水注习以为常的女人，她连裙子都不擦就径直

往门口堆放着次氯酸钠消毒液瓶子的房子走去。她已经和那个有眼病的娇弱洗衣场主人熟识了，那个小女人正坐在带玻璃窗的小间里，面前摆着账本，架子上放着许多块肥皂，并有装着蓝色增白小球的大瓶子，还有小苏打，每包有半斤重。

经过办公间时，热尔韦斯向管事女人要过来她上次洗衣后留下收管的棒槌和刷子，然后拿着她的号码，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平顶、露着大梁、由铁柱支着的大敞棚，明亮的窗户打开着。热乎乎的水蒸汽在日光下像白色的雾。有些地方也有烟雾升起，并渐渐散开，形成淡蓝色的纱幕，将整个洗衣场笼罩着。浓重的湿气中湿霉的肥皂味很难闻，有时次氯消毒水的气味会直冲进人的鼻孔中。沿着捣衣处中央走道两旁，一排排的女人手臂裸露到肩膀，脖子也裸露着，她们提起裙子，露出彩色的长统袜和系带子的大鞋。她们用力地捶着衣服，同时笑着，仰起头在嘈杂声中喊上一句，又将身子俯在小水桶上，揉着桶里的衣服，口里还说着脏话、粗话。她们看上去很笨，像淋了一场大雨，皮肉发红，而且冒着热气，在地上流着倾倒的一桶又一桶热水，冷水龙头也大开着，捣衣的水星溅得到处都是，还有拧衣挤出的水，形成水洼，汇成小溪，沿着石板斜坡流淌着。在潮湿的平坦的天花板之下，喊叫声，捣衣声交织着还有低沉的溅水与河水的声音又杂进来，而右边蒸汽机的轰鸣又盖过了这片嘈杂声，机器不停地运转着，喷着白雾，飞轮旋转的震动声似乎在调节这巨大的嘈杂声。

然而，热尔韦斯还是小步往通道里走，四下张望。拖着脏衣服的她，被来来往往的洗衣女人们撞来撞去，所以腿显得更跛了，臀部抬得更高了。

“哎！我在这儿呢，亲爱的热尔韦斯！”博什太太粗声大气地叫她。

在左排最靠后的女看门人那里，热尔韦斯看见博什太太正在用力搓一双袜子，她的手并没有停止洗衣，只是用简短的句子同她搭话。

“你就在这儿，我给你占了个位置……哦，一会儿我就完事儿了。博什的衬衣不怎么脏……而你呢？你也一会就洗完了吧，嗯？你拿来的脏衣包很小。中午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了，我们可以去吃午饭……以前是普莱街的一个洗衣妇在这儿为我洗衣服，可用含氯球来抹，用刷子来擦，把衣服都搞坏了。于是我就亲自动手了，全都节省了，只花肥皂钱……喂，得好好冲一下你的这些衣服，这些个淘气孩子，真是屁股上抹了炭灰。”

热尔韦斯从衣服包里拿出孩子们的衣服；博什太太建议她要一桶洗涤液，她说：

“哦，不用，有热水就可以了……我常这样洗。”

她挑了一下，把带颜色的衣服放在一旁。然后，她接了四桶冷水，将白色衣服浸入水中，将裙子撩起，夹在大腿间，走进到她腰部一齐的小隔间中。

你很熟，嗯？”博什太太说，“在家乡时，你做过洗衣妇，对吧，亲爱的？”

热尔韦斯把袖子捋起，她那金发女人的美丽手臂仍显得鲜嫩，只是胳膊肘处红了一小块儿。她开始洗衣服上脏的地方，她把一把衬衣在一块被水浸得发白的、破损的窄小洗衣板上摊开，打上肥皂揉搓，然后又翻过来搓洗背面。

热尔韦斯没有马上回答博什太太的提问，抓起棒槌捶打起衣服，这时才在有节奏的槌打声中大声地回答。

“是的，是的，洗衣妇……10岁时开始……已有12年时间了……我们洗衣服是去河边……比这里好多了……要知道河边有些地方有树木，明亮的河水在绿荫下流淌……你知道那地方是